

上海旧志物产所见鸟类略考

戴綦宏

提 要：方志物产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资源的重要史料。鸟类多样性记载是古代方志物产中最具生态价值的组成部分之一，亟待学界发掘利用。上海旧志物产中的鸟类记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较强的科学性，对研究上海鸟类学史具有极高的价值。文章综合利用文献学与鸟类学的方法，对上海旧志物产中的黄马鸡、金雀、雪花鸟、鹧鸪、鸪戴、团尾、鱼虎子、麦啄等 8 个上海特有的鸟名俗语词进行考释，明确其具体物种所指。并对以鸟名考释为基础的历史时期鸟类多样性研究作出了展望。

关键词：上海 方志物产 俗语词 鸟名考释 鸟类多样性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前缘，拥有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同时还位于东亚—澳大利西亚全球候鸟迁徙路线中部，沿江、沿海地区具有 3000 平方公里以上的滩涂湿地，为鸟类提供了广阔的栖息、觅食场所，鸟类多样性十分丰富。据最新统计，2024 年度，上海市鸟类种数达到 534 种，占全国总鸟种数量的 35.2%，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9 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93 种。^①可以说，上海是全国鸟类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城市之一。以往的上海鸟类学研究，多将研究上限追溯至 1922 年法国传教士解侠（Charles Gayot）所撰《上海鸟类》一书，而对古文献中的鸟类资源未曾展开系统研究。^②上海作为江南地区文化中心，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方志文献十分丰富。包平等研究者指出，方志物产是了解和研究历史时期不同地区的自然资源及其变化的宝库，可以从中钩沉规律，重现逝去的历史信息。^③因此，在系统摸排上海旧志物产中所载鸟类的基础上，科学解读其中具有上海特色的俗语鸟名，对上海鸟类学史研究以及历史时期鸟类多样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④

近年来，芦笛、褚半农等学者以西学东渐的视角，从物产分类体系及物产描述特点等方面探讨了上海方志在近代的变革问题，这些探讨颇具学理价值。^⑤何业恒以方志物产为主要文献进行的历史时期鸟类分布变迁研究，周晟等学者利用鸟类学知识进行的方志鸟类考释为研究上海

① 参见上海野鸟会鸟种记录委员会：《上海市鸟类名录 2024》，上海野鸟会，2025 年，第 5 页。

② 参见黄正一等：《上海鸟类资源及其生境》，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86 页。

③ 参见包平等：《方志物产史料的价值、利用与展望——以〈方志物产〉为中心》，《中国农史》2018 年第 3 期。

④ 这里所说的“历史时期鸟类多样性”具有双重含义：一是鸟类在历史时期分布的多样性、稀缺性，如正德《崇明县志》记载的“山鸦”（红嘴山鸦 *Pyrrhocorax pyrrhocorax*）至今未收入《上海市鸟类名录》，万历《崇明县志》所载之“鹑”（大鹑 *Otis tarda*）在上海仅有历史记录，今已绝迹多年；二是相关鸟类记录在历史时期的丰富度与科学性，虽然有些鸟类在今天来看是正常的地理分布，并不罕见，但在古代能够科学准确地观察记录到这种鸟类，便是历史记载的多样性，若仅有某一区域记载，便是该区域的独特性之所在。

⑤ 参见芦笛：《近代上海方志中的物产概念和文本书写》，《地方文化研究辑刊》第 8 辑，2015 年；褚半农：《略论地方旧志中物产记述及其价值——以同治〈上海县志〉和民国〈上海县续志〉为例》，《上海地方志》2020 年第 3 期。

旧志中的鸟类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① 自农史学家万国鼎纂集《方志物产》^②以来,学界陆续开展对方志物产的文献整理工作。1961年出版的《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辑》辑录自清代乾隆年间至民国时期的20部县志^③;文榕生所撰《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以省级区划为纲,对方志物产中的动物文献进行分类汇编,其中“上海野生动物地理分布”一节汇辑大量明代方志及清代一统志、省志、府志文献,使得资料进一步充实。^④但这些资料纂集并未对所涉鸟类进行考释,诸多疑惑依然存在。松江籍生物学家徐亚君于1999年出版的《云间动物古今谈》一书结合松江地方志对松江县的鸟类进行科普介绍^⑤,这种兼具文学趣味性与科学性的实践极具参考价值。实际上,方志物产的取材来源十分复杂,具体到鸟类,既有对《尔雅》《禽经》等旧籍的辑录,亦有沿袭旧志而来的记载,而其中最为精华的则是修志者根据地域特色自行编纂的部分。本文在披览诸多上海旧志物产的基础上,结合作者的鸟类调查实践,利用文献学与鸟类学双重方法,以《中国动物志》的鸟类形态学记载为对照,选取8例上海方志特有的鸟类记载进行鸟名俗语考释研究,对上海鸟类学史进行个案研究尝试。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 黄马鸡

作为鸟类俗名的“黄马鸡”一词,始见于民国7年(1918)成书的《上海县续志》:

黄马鸡:状类画眉,而嘴短、足长,羽毛黄褐色,颈有黑点,鸣声“国利”,属鸣禽类。^⑥

而后成书于民国18年的《南汇县续志》征引这段文字列入南汇县物产^⑦;民国24年纂成的《上海县志》亦将“黄马鸡”作为上海县物产^⑧。出版于民国37年的《上海通》一书在“上海花鸟志”章节下介绍“善鸣的鸟”中也提到“叫起来‘国利—国利’,嘴短足长,还有黑点的黄马鸡”^⑨。除民国时期上海文献之外,暂未找到有关“黄马鸡”的其他记载,这一俗名当为民国时期上海地区的独特发明。“黄马鸡”究竟是何种鸟类,我们主要依靠《上海县续志》的文字描述进行形态学分析。

讨论“黄马鸡”的物种所指,先要从身形大小进行判断,划定出一个大致范围。“状类画

① 参见何业恒:《中国珍稀鸟类的历史变迁》,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周晟:《范成大〈桂海虞衡志〉鸟兽名实疏证》,《自然科学史研究》2021年第2期。

② 有关《方志物产》的介绍,参见包平等:《方志物产史料的价值、利用与展望——以〈方志物产〉为中心》,《中国农史》2018年第3期。

③ 参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辑:《上海地方志物产资料汇辑》,中华书局,1961年。

④ 参见文榕生:《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197—234页。

⑤ 参见徐亚君:《云间动物古今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第69—176页。

⑥ 吴馨修,姚文枬纂: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标点本,第2439页。

⑦ 参见严伟,刘芷芬修,秦锡田总纂:民国《南汇县续志》卷20《风俗志·物产·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南汇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标点本,第1355页。

⑧ 参见吴馨、江家崙修,姚文枬纂:民国《上海县志》卷4《农工·渔牧·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2975页。

⑨ 上海通社撰述:《上海通》,上海透视出版社,1948年,第55页。

眉”是以常见鸟画眉（*Garrulax canorus*）作为参照物，对鸟类的体型大小及大致外形特征进行的概括性描述，可知“黄马鸡”是雀形目中等身形的鸟类。而“马鸡”一词在现代鸟类学中代表着鸡形目雉科马鸡属（*Crossoptilon*）鸟类^①，这种鸟类体型较大，与《上海县续志》中“状类画眉”的基本特征不符，亦与马鸡属鸟类的地理分布特征不符，因此这里的“马鸡”应该是上海地方的俗语，而非属名。“嘴短、足长”这一特征并不好界定，因为这一体型的鸟类嘴、足的长度大都类似，长短只是相对的，并不能作为鉴定的区别性特征。基于体型的鉴定，结合上海地区的鸟类分布考虑，同时满足“羽毛黄褐色”和“颈有黑点”两个特征的只有小鸺鹠（*Centropus bengalensis*）一种鸟类。按《中国动物志》记载，小鸺鹠成鸟的体表颜色以黑色和栗色为主，而幼鸟则以暗褐色、棕栗色为主，且幼鸟的头、颈部具有黑色条纹，喉、前颈杂有斑点。^② 据此可知“黄马鸡”描述的当是小鸺鹠幼鸟的特征。缘何方志中仅仅描述幼鸟特征呢，这与小鸺鹠的习性有关。由于小鸺鹠成鸟“性机警而更隐蔽，稍受惊动，即奔入密丛深处，甚少见它飞往树上”^③，导致在实际观察中见到成鸟的概率不高。而幼鸟出巢后常站在树顶，相比之成鸟，更容易被人观察到，因而被纳入方志记载。小鸺鹠的鸣声经常是一连串的急促叫声，与“国利一国利”亦为相仿，符合方志的描述。至于为何将小鸺鹠称为“黄马鸡”，黄与它栗色为主的体表特征相符，在其他地区，小鸺鹠有“小毛鸡”“小黄蜂”等俗称。我们推测，在当时这种鸟可能被称为“黄毛鸡”，由于上海话“毛”与“马”发音相近，因而方志转写成了“黄马鸡”。

小鸺鹠是鸺鹠形目杜鹃科的鸟类，与大杜鹃、四声杜鹃等“布谷鸟”类似，在上海地区为夏候鸟。由于不法捕猎等因素导致种群数量减少，因而被我国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我国的旧志资源中，目前可知仅上海方志记录了小鸺鹠这种鸟类，更显得弥足珍贵。

二 金雀

“金雀”一词作为鸟类俗名始见于康熙《松江府志》：

雀：一种名“金雀”，色黄；一种名“十姊妹”；一种名“黄头”，善斗。^④

这里将“金雀”与被称为“十姊妹”的红嘴相思鸟（*Leiothrix lutea*）和被称为“黄头”的棕头鸦雀（*Sinosuthora webbiana*）统称为“雀”列入物产志中，并未对它们的形态特征进行说明。而后乾隆《娄县志》、光绪《青浦县志》因之，以“雀”统称“金雀”与“黄头”^⑤。“黄头”亦别称“黄雀”。光绪《嘉定县志》进一步对这两种“雀”进行区分：

① 按，中国共有四种马鸡属鸟类，分别是藏马鸡（*Crossoptilon harmani*）、白马鸡（*Crossoptilon crossoptilon*）、褐马鸡（*Crossoptilon mantchuricum*）和蓝马鸡（*Crossoptilon auritum*），这四种马鸡均在上海没有野外分布，从鸟类生态学上来看，也几乎不可能在上海有野外分布。

② 参见郑作新等编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6卷，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③ 郑作新等编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6卷，第140页。

④ 郭廷弼修，周建鼎纂：康熙《松江府志》卷4《土产·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标点本，第106页。

⑤ 参见谢庭薰修，陆锡熊纂：乾隆《娄县志》卷11《食货志·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标点本，第361页；汪祖绶修，熊其英、邱式金纂：光绪《青浦县志》卷2《疆域·土产·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青浦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标点本，第1114页。

黄雀，产西乡芦苇中，小如麻雀，肉腴骨脆；别有金雀，鸣声宛转，非食品也。^①

可见在当时方志的语境中，黄雀与金雀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物产，一种视作食物，另一种则视为鸣禽。但以上记载均没能说明“金雀”的具体特征，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的物种鉴定。直到民国《上海县续志》才对金雀的特征进行描述：

金雀，大如麻雀，羽毛杂黄、黑色。冬来，至春三月后始去。邑人捕之以供豢养之物，其声清脆可听。^②

民国《嘉定县续志》将此段稍加改写，列入物产志当中。^③

根据《上海县续志》的描述，“大如麻雀”说明金雀的身形大小，“羽毛杂黄、黑色”则将范围缩小到了黄胸鹀（*Emberiza aureola*）和黄喉鹀（*Emberiza elegans*）两种。这两种鹀科鸟类均以鸣唱婉转著称，是笼养鸟的习见鸟种。^④ 清宫《鸟谱》中记载一种名为金雀的鸟类，所述颇为细致：

金雀，一名黄鹀。黑睛，青黑嘴，眼旁有灰红眉一道。头、项、背毛俱苍褐色，杂细白毛。膊下白毛一节，苍黑翅、尾。颌至腹纯黄，臆前界以苍紫一道，苍赤足爪。其尾中分两短歧。俗名黄鹀。京师近西山处极多，三四月间肥美，可充庖饌。柯维桢《小丹邱客谈》云：“京师四月间，有一种田雀，名曰‘黄胆’。背有黄羽，与江乡黄雀纯色者别。味亦腴美。比之披绵朵颐者，侈为珍饌。而江南黄雀以秋而肥，北地黄胆以夏而肥。疑江南所食者稻，北地所食者麦也。”^⑤

据《中国动物志》载，黄胸鹀的雄鸟具有“额黑色，上体栗褐色，黑色条纹较少，下体亮黄色”^⑥的形态学特征，正与清宫《鸟谱》中的“金雀”特征相吻合，可证其确为黄胸鹀无误。黄胸鹀在华北、华东地区均为旅鸟，《鸟谱》中述及北京一带金雀“三四月间肥美”正是黄胸鹀迁徙过境之体现。但《上海县续志》中金雀具有“冬来，至春三月后始去”的居留习性，可知其为冬候鸟。而黄喉鹀在华北、华东地区的居留类型以冬候鸟为主，在上海地区为冬候鸟，正与《上海县续志》所述特征相吻合。因此，结合鸟类居留类型，我们可以判断在上海方志语境中，“金雀”为黄喉鹀。而清宫《鸟谱》所述为“金雀”的黄胸鹀，在广东方志中被称为“禾花雀”，由于过度捕食导致数量锐减，被我国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今保护成果已见成效，种群数量逐步恢复。

① 程其珏修，杨震福纂：光绪《嘉定县志》卷8《风土志·土产》，“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标点本，第2005页。

② 吴馨修，姚文枬纂：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2439页。

③ 参见陈传德修，黄世祚总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风土志·物产·天然物·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2850页。

④ 参见郑作新主编：《中国笼鸟》，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88—189页。

⑤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鸟谱》，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1997年，第3册，第25—26页。

⑥ 傅桐生等编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14卷，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7页。

三 雪花鸟

“雪花鸟”一词在全国方志物产记载中为上海所独有。该鸟类俗名亦始见于民国《上海县续志》：

雪花鸟，略小于白头翁，而头亦白。羽毛青灰色，鸣声“诸事备”。俗以此鸟鸣，家有客至，故又名备至鸟。^①

而后民国《嘉定县续志》因之，并增加“雪奏”及“走冰鸟”两个俗名^②；民国《青浦县续志》亦在《上海县续志》基础上增加“似金雀而小”^③之形态描述。《上海通》亦化用《上海县续志》的说法，为来上海旅游者介绍上海的特色鸟类“雪花鸟”^④。

结合“略小于白头翁”和“似金雀而小”两个特征，可以断定雪花鸟为雀形目体型较小的鸟类。而“头亦白”“羽毛青灰色”这两个特征则明确指向了银喉长尾山雀 (*Aegithalos glaucogularis*)。据《中国动物志》载，银喉长尾山雀的指名亚种（今已成为独立种北长尾山雀 *Aegithalos caudatus*^⑤）具有头纯白色，背黑，下背杂以葡萄红色之特征；而长江亚种具有头顶中央贯纹银灰色、头顶及枕侧辉黑色，背至尾上覆羽石板灰色的特征。^⑥白头鹎 (*Pycnonotus sinensis*) 的“白头”特征为“额与头顶纯黑，具光泽；两眼上方白色，相连与枕”^⑦，并不是全白色。而银喉长尾山雀的长江亚种亦呈现出头后白色之特征，所以符合头白的特征。“羽毛青灰色”则主要指背部覆羽呈现出青灰色，相比于指名亚种的葡萄红色，长江亚种的石板灰色更符合这一特征。因此，结合鸟类分布特征，我们可以判断，称为雪花鸟的，更可能是广布于上海的留鸟银喉长尾山雀的长江亚种 (*A. g. glaucogularis*)，而非作为罕见旅鸟的北长尾山雀 (*Aegithalos caudatus*)。

四 鸬鸡

“鸬”字为《说文》未收字，《字汇补·鸟部》言：“鸬，俗鸬字。陶氏《辍耕录》青鸬。”^⑧“鸬”字在古代多用于特指“青鸬”，即苍鹭 (*Ardea cinerea*)。而“鸬鸡”一词除上海方志外，未见其他记载。有关“鸬鸡”的记载，最早出自正德《金山卫志》：

鸬鸡，状如鸡，色小黑，红冠，好伏水田，常作声。^⑨

① 吴馨修，姚文枬纂：民国《上海县续志》卷8《物产·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2439页。

② 参见陈传德修，黄世祚总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风土志·物产·天然物·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2852页。

③ 于定修，金咏榴纂：民国《青浦县续志》卷2《疆域·土产·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青浦县卷，第1843页。

④ 上海通社撰述：《上海通》，第55页。

⑤ 郑光美主编：《中国鸟类分类与分布名录》（第四版），科学出版社，2023年，第271页。

⑥ 参见李桂垣等编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13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51—53页。

⑦ 郑宝贵等编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8卷，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50页。

⑧ 吴任臣：《字汇补·亥集拾遗》，清康熙五年（1666）汇贤斋刊本，第1页。

⑨ 张奎修，夏有文纂：正德《金山卫志》卷下之三《土产·陆品·羽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金山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标点本，第75页。

其后光绪《松江府续志》全文征引。^①“鸪鸡”的记载目力所及之处仅此二例。

从《松江府续志》的描述中，我们可直观地看出，这与《中国动物志》中对董鸡（*Gallicrex cinerea*）的描述完全吻合。《中国动物志》载：“（董鸡）雄鸟头顶有像鸡冠样的红色额甲，其后端突起游离呈尖形，全体灰黑色，下体较浅。”对董鸡的生存环境则描述为：“董鸡初迁来时栖息在水草丛中或水边农田中，当早稻秧苗长高以后，就迁到秧田中。多在清晨和黄昏鸣叫。”^②因叫声类似“咚—咚”，所以被称为董鸡。董鸡是鹤形目秧鸡科的鸟类，被国家林草局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属于“三有”保护动物。近年来由于生态环境改变，水田减少，导致董鸡的栖息地减少，进而导致其种群数量有所下降，保护亟待加强。

五 鸽戴

“鸽戴”一词亦为上海方志所独有，首见于民国《川沙县志》，其文曰：

鸽戴，即黄头鹭。长喙，高足，羽白，瓠紫。夏时多至稻田，食蝌蚪，作“东东”之声。^③

其他民国时期方志未见征引。20世纪80年代，川沙县王港乡在修纂《王港志》时于物产一门下列有鸟类“鸽戴”一种，但并未进行文字说明，当是源自民国《川沙县志》。^④

《川沙县志》对“鸽戴”的形态学描述十分细致，并指出有“黄头鹭”这一别称。牛背鹭（*Bubulcus coromandus*）因为繁殖期雄性成鸟具有“头、颈、上胸及背部中央的蓑羽呈淡黄至橙黄色，体的余部纯白”^⑤之特征，因此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有“黄头鹭”之别称。但《川沙县志》中所云“瓠（翎）紫”之特征与牛背鹭不符。实际上，“鸽戴”所指的鸟类是池鹭（*Ardeola bacchus*），方志所描述的是池鹭雄性成鸟繁殖期的形态特征。据《中国动物志》，池鹭的雄性成鸟繁殖羽具有“喉白，头顶、羽冠、颈侧均为栗色，背羽黑色并延伸呈蓑羽状，胸部紫栗色，腰、腹、翅、尾均白色”^⑥的特征。其中“瓠紫”代表胸前的翎毛为紫色，正与雄性成年池鹭的繁殖羽相同。从鸟类生态学上看，池鹭于夏季繁殖，常结群在水田觅食，叫声特征亦与方志描述相似，因此可以断定“鸽戴”即为池鹭（*Ardeola bacchus*）。而“黄头鹭”这一别称，尽管在大多数语境中指牛背鹭，但在川沙县中，更有可能指的是池鹭。池鹭是我国“三有”保护动物，喜食虫，于农业生产为益鸟。

六 团尾

“团尾”作为上海特色鸟类，古来记载甚多。目前可追溯的最早的方志物产史料当为万历

① 参见博润修，姚光发、张云望、仇炳台总纂：光绪《松江府续志》卷5《疆域志·物产·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松江府卷，第142页。

② 王岐山等编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5卷，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11—115页。

③ 方鸿铠、陆炳麟修，黄炎培主纂：民国《川沙县志》卷4《物产志·动物·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川沙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标点本，第492页。

④ 参见川沙县王港乡《王港志》编写组：《王港志》，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第34页。

⑤ 郑作新等编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1卷，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28—129页。

⑥ 郑作新等编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1卷，第127页。

《嘉定县志》将“团尾”列入物产。^①而后崇祯《太仓州志》对其进行描述道：

团尾，鸟名。似卢甲甲而尾圆。四月化生，出东南乡。^②

康熙《嘉定县续志》更是在《艺文志》中收录佚名所作《团尾赋》，对“团尾”的特征进行描述。^③后世如乾隆《宝山县志》、民国《崇明县志》等都对“团尾”进行了记载。^④而在方志之外，文人亦对“团尾”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书写。如钱大昕有诗“菜花开后梅头出，麦浪翻时团尾飞”用以专赋高桥之特产。^⑤又有陆廷灿将其作为上海特色美食进行重点叙述：

团尾，鸟名。出吾邑滨海之高桥镇，今属宝山。四月化生，止一两月有之，小麦登场忽焉尽矣。决起而飞，尾如团扇，故名。人黏取之。骨脆而肥，禽味中之至美者。第必鲜食，其味始全。不宜腌炙，不能远致，故佳名不播。^⑥

可见在明清时期，“团尾”作为野味特产广为流传。至于其究竟为何种鸟类，尚未有人进行考证。其实，利用鸟类形态学与生态学的知识解读这些文献，可以推知出“团尾”所指之鸟类。

首先从“团尾”的居留类型上看，“四月化生，止一两月有之，小麦登场忽焉尽矣”表明这种鸟出现的时间大致为农历的4月至6月，停留时间不会太长，其居留类型为夏候鸟，又存在“来得晚，走得早”的特点。从“似卢甲甲而尾圆”，可知其与棕头鸦雀（*Sinosuthora webbiana*，俗名“卢甲甲”）体型相仿，又别有“尾圆”之特征。“决起而飞，尾如团扇”则进一步表明该种鸟类是在飞行时尾巴展开呈圆扇状。夏候鸟、飞起尾巴呈圆扇状这两个特点正与东方大苇莺（*Acrocephalus orientalis*）特征相符。据《中国动物志》记载，东方大苇莺在上海地区为夏候鸟，且上体呈橄榄褐色，下体乳黄色，雄性成鸟平均体长为186.10mm，颜色及身形大小与棕头鸦雀相似。东方大苇莺“尾羽12枚，圆尾形，褐色，具污白色羽端缘，越外侧尾羽，白色羽端越明显”^⑦。这种尾羽的形状和颜色渐变特征共同导致了东方大苇莺尾羽张开时像团扇，故而有“团尾”之别称。中国观鸟记录中心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3年计9年间，上海市共有858笔含有东方大苇莺的观鸟记录，其中4月97份，5月364份，6月174份，7月85份，占据总记录的84%。^⑧这一统计数据与清代“四月化生，止一两月有之，小麦登场忽焉

① 参见韩浚修，张应武纂：万历《嘉定县志》卷6《田赋考·物产·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221页。

② 钱肃乐修，张采纂：崇祯《太仓州志》卷5《风俗志·物产·食物》，明崇祯十五年（1642）刊清康熙十七年（1678）递修本，第38页。

③ 参见闻在上修，许自俊纂：康熙《嘉定县续志》卷4《艺文·赋》，“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931—932页。

④ 参见赵西修，章钥纂：乾隆《宝山县志》卷4《物产志·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宝山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标点本，第94页；王清穆主修，曹炳麟总纂：民国《崇明县志》卷4《地理志·物产·动物》，“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崇明县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630页。

⑤ 参见钱大昕：《潜研堂诗集》卷2《竹枝词和王凤喈韵六十首》，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43页。

⑥ 陆廷灿：《南村随笔》卷6，清雍正十三年（1735）陆氏寿椿堂刊本，第4页。

⑦ 郑作新等编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12卷，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87页。

⑧ 上海地区“东方大苇莺”记录查询，中国观鸟记录中心 <https://www.birdreport.cn/>，2024年3月24日。

尽矣”的描述相差不大，可见东方大苇莺在上海的居留特点百余年来并未发生过大变化。古上海以“团尾”为食的风尚启示我们，应重点加强对东方大苇莺等野生鸟类的保护，抵制食用野生动物。

七 鱼虎子

“鱼虎子”一词在上海方志中作为鸟类俗名的记载始见于正德《崇明县志》。^①而后万历《嘉定县志》对其形态特征进行了描述：

鱼虎子，尾短，腹赤，背青黑，食鱼。虎，呼若姑。^②

乾隆《宝山县志》因之。乾隆《金山县志》中记载：“鱼虎子，小鸟，食鱼；翠鸟，一名鱼狗。”^③将“鱼虎子”与“翠鸟（鱼狗）”并举，可知这是两种不同的鸟类。而乾隆《上海县志》与民国《崇明县志》俱称“翠鸟，俗名鱼虎子”^④。可见在方志中这两种鸟的辨析尚不明确，以至于今日多将“鱼虎”之别称加在普通翠鸟（*Alcedo atthis*）身上，造成了别称之混淆。

从形态学上看，普通翠鸟的背部颜色只有蓝色没有黑色，不符合“鱼虎子”的“背青黑”特征，这是断定翠鸟不是鱼虎的区别性特征。而背部具有青、黑两色特征的鸟类为蓝翡翠（*Halcyon pileata*）。《中国动物志》载：“（蓝翡翠）背、腰、尾上覆羽、尾羽蓝色，且甚显辉亮，尾羽为深蓝色。翼蓝色；初级飞羽端部黑褐色；次级覆羽黑色，飞时形成两个大黑斑。”^⑤这些特征共同使得蓝翡翠的背部兼具蓝色与黑色，其余特征亦与“鱼虎子”之描述相符合。此外，蓝翡翠别名“鱼虎”，而普通翠鸟别名“鱼狗”，正是蓝翡翠比普通翠鸟体型壮硕的形象体现。蓝翡翠（*Halcyon pileata*）为佛法僧目翠鸟科鸟类，是我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早在明代，上海方志就将蓝翡翠与普通翠鸟区分开来，可见其生态史料价值之高。

八 麦啄

“麦啄”作为鸟类俗名，湖北地区方志多有涉及，而于上海地区始见于民国《嘉定县续志》。其文曰：

麦啄，喜食稻麦，俗称“麦夹”，亦曰“稻夹”。形状、羽色似鹌鹑而稍大，喙长半尺，细若竹枝，夜宿则插入麦、稻根中，掩捕甚易，作饌甚美。^⑥

-
- ① 参见陈文修，黄章纂：正德《崇明县志》卷9《物产·飞禽》，“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崇明县卷，第54页。
- ② 韩浚修，张应武纂：万历《嘉定县志》卷6《田赋考·物产·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221页。
- ③ 常琬修，焦以敬纂：乾隆《金山县志》卷17《物产·禽类》，“上海府县旧志丛书”金山县卷，第282页。
- ④ 李文耀修，叶承纂：乾隆《上海县志》卷5《土产·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第557页；王清穆主修，曹炳麟总纂：民国《崇明县志》卷4《地理志·物产·动物》，“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崇明县卷，第1630页。
- ⑤ 关贯勋等编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7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0页。
- ⑥ 陈传德修，黄世祚总纂：民国《嘉定县续志》卷5《风土志·物产·天然物·羽之属》，“上海府县旧志丛书”嘉定县卷，第2851页。

经查考,这段文字实际上源于清人叶廷琯所撰《鸥陂渔话》,所述较《嘉定县续志》更为详细:

麦啄,楚北、汉黄一带春月麦将熟时,有鸟群飞陇上,形状、毛色似鹌鹑而稍大,喙长半尺,细若竹枝,夜宿则插入麦根土中,故掩捕甚易。土人取以作饌颇美。为其性喜食麦,呼曰“麦啄”。余疑古史所书鸛食麦者,或即此鸟之类。“麦啄”之名殊古雅,可匹《尔雅》之“剖苇”“窃脂”也。^①

此段文字被《清稗类钞》全文抄录,流传甚广,以至《嘉定县续志》节引而述上海之物产。但上海方志中仅此一例征引,不如湖北地区自康熙《汉阳府志》即将“麦啄”列为物产时间之早。^②湖北当地有食用“麦啄”的风俗,直至今日依然能在菜谱中看到“糖醋溜麦啄”这道湖北名菜。^③湖北方志并没有考释出“麦啄”究竟为何物,菜谱的记载亦以“麦啄”二字列为原材料,没有明确究竟是哪种鸟类。而后以讹传讹,一部分菜谱将“麦啄”解释为斑鸠,从而以斑鸠入菜进行烹饪,流传甚广。^④

实际上,从古书记载来看,“麦啄”仅仅出现在“春月麦将熟时”,而斑鸠以山斑鸠(*Streptopelia orientalis*)、珠颈斑鸠(*Spilopelia chinensis*)为主,在我国为广布之留鸟。“麦啄”“喙长半尺,细若竹枝”,而斑鸠喙短而较粗。可见斑鸠并不是“麦啄”之所指。“形状、毛色似鹌鹑而大”一则以及“夜宿则插(喙)入麦根土中”的习性则可以将范围缩小至鸽形目丘鹑科沙锥属的鸟类。考虑到上海和湖北的共同分布,该属鸟类中扇尾沙锥(*Gallinago gallinago*)、针尾沙锥(*Gallinago stenura*)和大沙锥(*Gallinago megala*)符合地域分布特征。而扇尾沙锥在湖北、上海均为留鸟,不符合仅出现在“春月麦将熟时”的旅鸟特征。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麦啄”所指为针尾沙锥或大沙锥。这两种沙锥的喙长均在60mm左右^⑤,与“喙长半尺”的166mm左右差距较大。同时满足这一特征和地域分布及“毛色似鹌鹑”条件的只有白腰杓鹑(*Numenius arquata*)一种。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体型“似鹌鹑而稍大”代表着该种鸟类体长应略大于鹌鹑(*Coturnix japonica*)的平均体长183mm^⑥,两种沙锥的平均体长在260mm左右,而白腰杓鹑的体长则在569mm左右。^⑦白腰杓鹑的体型是鹌鹑的3倍多,显然与“似鹌鹑而稍大”相差甚远。考虑到古人以目测观鸟,体型和喙长这两者之间更容易出现差错的是喙长,因此我们可以排除“麦啄”为白腰杓鹑的可能性。由于针尾沙锥和大沙锥形态学特征及生活习性极其相似,现代科学观测尚不容易对它们进行区分,因此“麦啄”当为针尾沙锥与大沙锥的统称。从古人以食物看待“麦啄”,到今日将针尾沙锥、大沙锥列为“三有”保护动物,古今观念的转变将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① 叶廷琯:《鸥陂渔话》卷6,清同治九年(1870)刊本,第22页。

② 参见陈国儒修,李宁仲纂:康熙《汉阳府志》卷4《食货志·物产·鸟属》,清康熙八年(1669)刊本,第25页。

③ 参见《中国菜谱》编写组:《中国菜谱(湖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8年,第228—229页。

④ 参见马凤琴等编著:《中国名汤500种》,大连出版社,2000年,第372—373页。

⑤ 参见王岐山等编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5卷,第275—278页。

⑥ 参见郑作新等编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4卷,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80页。

⑦ 参见王岐山等编著:《中国动物志·鸟纲》第5卷,第275、278、307页。

结 语

以上通过文献梳理和鸟类形态学、生态学的论证，确定了黄马鸡等 8 个上海鸟名俗语词的物种所指。这些鸟类俗名不仅为我们展示出历史时期上海地区的独特的鸟类观察与记录，更为以《中国动物志》《中国古代动物名称考》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动物名称库”^① 提供了新的补充。上海地区旧志资源十分丰富，其中物产部分更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尚需进行一次“本底调查”。在将物产志中鸟类记载逐一调查并分类整合的基础上^②，形成一部《古上海鸟类名录》，是后续工作的努力方向。同时，我们也呼吁，在第三轮修志中，应将旧志物产所载动植物资源与当下生物资源调查数据一并加以呈现，借以展现环境资源与生物多样性的古今变化，书写具有地方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史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史。

开展中国鸟类学史研究，需要以鸟名考释为基础。鸟名考释应遵循传统名物训诂考释方法，对《诗经》《尔雅》《说文》等传统文献中的鸟类名称之源流谙熟于心，利用故训材料对方志物产中的生僻字词进行脉络之梳理。还应充分利用鸟类形态学、生态学的知识，从鸟类的形态鉴别要点和生活习性出发，抓住最显著特征，以排除其他不确记载之干扰。同时还应注重文献的地方语境，抓住寻常名物的不寻常记载^③，善于利用方言、地方习俗等资源进行综合考证。从鸟名考释入手，进行古代鸟类学史的理论观照，只有将一个个考释个案贯通起来，才能形成历史时期鸟类多样性研究的“燎原之火”。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中国动物志》在各物种学名之下单设“别名”一栏，专列各地区对该物种之俗名；黄复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动物名称考》（科学出版社，2017 年）是在编纂《中华大典·生物典·动物分典》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古文献动物别名汇编。此二者是对古文献动物俗名进行鉴定最为典型之代表，但因收录不够全面和“只列结论，不述鉴定过程”等原因，有待进一步完善。

② 笔者以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点校出版的“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为抓手，对其中收录的 101 部上海府县旧志物产记载所涉鸟类进行统计、鉴定，在除去重复、模糊的记录之外，初步统计出上海旧志中记载可供考释的鸟类计 117 种。这虽然与 2024 年统计的 534 种相比相差甚远，但在古代中国仍属颇具规模之记载。

③ 如文中所述，上海之“金雀”为冬候鸟，与通说指称黄胸鹀的“金雀”居留类型不符，显示出寻常名称的地域特殊性。